

关于“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的韩国藏本*

杨雨蕾

1973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一幅“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简称法国藏本),图纵180厘米、横190厘米,绢底彩绘,颜色鲜艳,被列为该馆第一号地图收藏品。对此,法国学者德东布(Marcel Destombes)首先加以详细介绍^①,之后中国学者任金城、孙果清撰文指出德东布的一些错误认识,并对图的内容、特点以及与明代相关地图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②。韩国学术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对该图加以关注。韩永愚的《关于〈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韩国本舆地图〉》^③一文除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该图的特点,还对其中的朝鲜半岛、日本以及琉球部分做出一定的说明,并将之与韩国现存的其他有关地图加以比较。

作为反映16世纪末、17世纪初东亚地理学及其制图学的重要资料,该图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毋庸置疑。不过此图并非只有这幅法国藏本,另还有一幅现藏于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简称韩国藏本)。对此学界知之较少,目前除了《韩国古地图》刊有图版,并有简单介绍之外^④,只有韩国的一篇硕士论文论及于此^⑤,该文主要对地图纪录的行政地名和驿站名进行较为详细的辑录,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SS005)成果。

① 德东布在巴黎召开的第29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1973.8)首次对该图作专题介绍,会议摘要刊于法国《美术研究》1974年1月号;之后又在法国的《亚洲杂志》第262卷发表有更详细的文章。M. Destombes, “Une carte de Chine d’époque Ming récemment découverte”, *Gazette des Beaux-arts*, January 1974, pp.62-62; *Journal Asiatique*, CCLX II (1974), pp.193-212.

② 任金城,孙果清:《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文献》1986年第1期,第145-162页;《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初探》,载《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12-116页。

③ <프랑스 국립도서관 소장 韓國本 輿地圖>에 대하여,《韩国学报》,第24卷,第2-3号(1998),一志社,第133-166页。

④ 《한국의 옛지도》, 서울: 문화재청, 2008年,第334-341页。

⑤ (韩)全伍羅:《17세기 조선시대의 세계지도와 세계상—서울역사박물관 소장 〈韓國本天下輿地圖〉를 중심으로》,韩国诚信女子大学地理学科硕士论文,2003年。

大约因为研究者对中国的地名知识了解有限,故其辑录的内容和说明错误非常多。兹将之与法国藏本对比,并对该增补本的绘制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

准确地说,藏于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的这幅“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是一幅残本。地图上部约有四分之一不存,中部也有一些缺损。缺失的地理范围包括明时期的辽东、北京北部和西部、河南中部、山西大部、陕西行都司北部以及朝鲜半岛江原道北部、咸镜道、黄海道东部和北部、平安道西南部等地区,另外缺失的内容包括法国藏本地图上部所列举的属于奴儿干都司的卫所名称。现存该图纵 154.1cm、横 183.5cm,绢底彩绘,目前保存尚属完好,但图面有多处裂痕和折痕,一些地方出现漫漶,现博物馆将之附在纵 180cm、横 190cm 的牛皮纸上。

整幅地图绘制得颇为形象,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特点,色彩总体也还较鲜艳。陆地土黄色。河流和湖泊为浅蓝绿色,一些大的江河湖泊绘有水波纹,如洞庭湖、鄱阳湖、太湖、钱塘江等,但黄河涂成黄色。山峦以黑色轮廓线表现,高低不等,形状也有不同,整体呈绿色,唯底部涂棕褐色。波浪形的海洋为蓝绿色,岛屿以大小不等的不规则形状表示,外框线条为黑色,内为土黄色。长城绘制成城墙雉堞形状,墙体白色,上有黑色横条,显得立体,且具动感,颇有气势。此外,山海关附近和云南丽江军民府兰州一带也绘有类似的城墙,但较短,没有长城的气势。图面还零星见有城门楼和一些建筑物,如陕西临洮府兰州附近黄河河道上绘有一座亭式建筑物,此当为表现明代建立的黄河上第一座古桥——镇远桥^①;西安府下绘有两座白色塔形建筑物,附近分别有“荐福塔”和“雁塔”的绿色矩形框标识;太平府附近绘有城门和城楼,另外还有一座亭式建筑物;岳州府、南阳府鲁山县附近均有一亭式建筑物。这些亭式建筑物大小不等,但梁柱均涂以红色、顶为绿色,还有白色础基。

地图上中国部分的地名符号分省设色。北京为黄色,南京为灰色,山东、山西和江西为深绿色,河南、广东为土黄色,湖广为红色,福建、四川为白色,浙江为草绿色,广西为紫朱色,云南为水红色,陕西为青蓝色,贵州为深蓝色。如此相邻各省地名符号色彩不同,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区域范围一目了然。图中这部分地理符号标记较为规范。大体上布政使司所在首府统一以内涂红色的方框表示,方框的线条为黑色,框外还有一圈城墙形状的黑色线条,不过湖广布政使司所在武昌府采用了一般府的矩形框表示,而浙江布政使司所在杭州府的标示则不同于其他布政使司,方形框,红色线条,内涂草绿色,外有一圈城墙

^①明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在兰州城西7里处建浮桥;至洪武九年,卫国公邓愈移浮桥至西10里处,称“镇远桥”;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杨廉将浮桥移至城西北1公里、今白塔山南古金城关。至今此处还遗存当时重10吨,长5.8米的铸铁桥柱“将军柱”三根。

线;其他府则以矩形框表示,框的线条为外红内黑双色,内涂所属省的色彩;州以黑线条椭圆形表示;县、卫、所和宣慰司、长官司、驿站等均以黑色外框线条的矩形色彩框表示,山名、江湖名、村寨名等也均以同样的符号表示。

中国部分之外,朝鲜半岛部分地名符号则分道设色。从现存的部分看,平安道为黄绿色,黄海道为白色,京畿道为黄色,忠清道为土黄色,全罗道为红色,庆尚道为粉红色,江原道为青蓝色。与中国部分不同,其标识内容仅为郡县名称和水营,符号与中国部分的县、卫、所符号相同,为黑色外框线条的矩形色彩框。日本部分除“倭京”(即京都)以黑线条红色的圆形符号、江户和大阪以红线条的圆形符号表示外,其余包括道、州等地名均无符号标识。另外,在中国大陆福建以东海域绘有两座颇有气势的山峦,分别标以小琉球和琉球国。云南东南角有一红色外框线条的白色菱形框,内注有“安南国属州四十一,领府十七,州五,县五百五十七”,此处东部海域另有一红色外框线条的白色矩形框,内有文字:“安南、占城、三佛齐、真腊、爪哇、满刺加、暹罗等夷悉载正南海内”。陕西临洮府西部沙漠以外有一红色外框线条的青蓝色矩形框,框内文字为“于阗、翟庄、且邦、罽宾等国”。

二

将该韩国藏本与法国藏本对比,很显然两者并非同一摹绘本。除了色彩有所不同^①,详查后,发现它们在地图符号的应用以及地名的记录等方面亦多有不甚相同之处,相比而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部分差异不是太大^②,不同较多集中在中国部分。综合来看,两本的差异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图右下角的说明文字内容。这部分文字自右向左共包含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列出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一些统计数据,法国藏本中包括省府至京师的距离(北京则为到南京应天府的距離)、省属各府的名称、所属州县的数字以及应缴纳的粮税数,而韩国藏本则没有上述内容中应缴纳的粮税数。布政使司和府的名称中,韩国藏本“四川”为“泗川”(法国藏本为“四川”),府名的不同详见下表:

另外,韩国藏本记“杭州府据京师四千四百里”,此处法国藏本则为“四千二百里”。第二部分为王泮的题识,指出图的来源、刊刻的经过以及包括的范围、内容等,这里韩国藏本比法国藏本多有两字;第三部分为朝鲜摹绘者的补充说明,这部分两本没有不同。

①因为法国藏本只是根据刊于《中国古地图集(明代)》的图版,无法确认其色彩是否有偏差,不过从图版看,多有不同之处。如中国部分分省设色,韩国藏本浙江为草绿色、广东为土黄色,而法国藏本则分别为白色和红色,等等。

②日本部分法国藏本“倭京”、“江户”采用了简单的椭圆形标识符号,并没有绘制色彩,而“大阪”则没有采用标识符号,以上与韩国藏本不同。

所属高层政区	韩国藏本	法国藏本	备注
北京	真定府、顺德府	真德府	当为真定府、顺德府
山东	兖州府	兖州府	当为兖州府
浙江	宁波	宁波府	韩国藏本缺“府”字
江西	南康府	南江府	当为南康府
	瑞州府	端州府	当为瑞州府
湖广	衡州府	缺	
	常德府	尚德府	当为常德府
广东	廉州府	濂州府	当为廉州府

其次是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一些符号标记和说明文字。法国藏本两京为八角形框，框的线条为红色，外有一圈城墙形状的黑色细线条。内涂黄色，其中的文字“北直隶”、“南直隶”横书于上部，“北直隶”下竖书有“京师”和“顺天府”，其中“京师”为红色标条；“南直隶”下竖书的“皇城”、“应天府”则均为红色标条。“南直隶”八角形框内下部还有四个小字，然辨认不清。此外，八角框上部还有一行文字说明其天文分野。而韩国藏本两京的符号标示不同，北京以方形框标示，框为双线条，内红色，外墨色，另外有一圈城墙形状的墨色线条，内涂黄色。“北直隶”字样不见，“顺天府”和“京师”同样墨色竖书，底色均为红色，墨色线条框。而南京的标示和法国藏本基本相同，八角形的外框，内上部横书有“南直隶”，只是“应天府”和“皇城”的标条外均加有墨色线条框。至于十三布政使司，两本的符号标记基本相同，唯有韩国藏本没有法国藏本在省府标识符号之上的天文分野说明（参见图 1-4）。另外前已述及，韩国藏本中湖广布政使司所在武昌府和浙江布政使司所在杭州府的标记符号与其他首府不同，法国藏本并没有区别（参见图 5-6）。

再次是府、驿站、都司、卫所等的一些标识符号和名称。标识符号方面，两本采用的虽相同，都较有规范，但均有例外之处。相比而言，韩国藏本的例外似更多，如河南的南阳府，其标示外框线条仅为黑色，而无红色；再如浙江的宁波府，未使用府的标识符号，而是采用了表示县级政区的矩形框；还有四川的重



图 1 北京的符号标记（法国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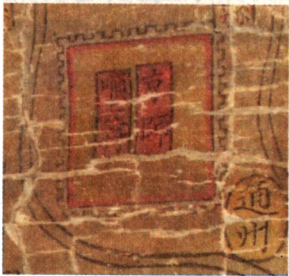


图 2 北京的符号标记（韩国藏本）



图3 南京的符号标记(法国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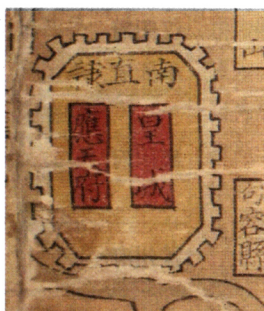


图4 南京的符号标记(韩国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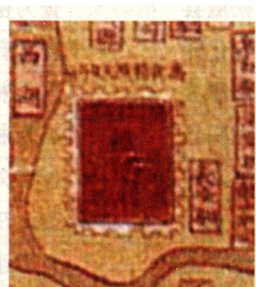


图5 浙江杭州府(法国藏本)



图6 浙江杭州府(韩国藏本)

庆府,该府并非四川首府,但却采用了类似首府的标示框,在白色的方框外加绘有一圈城墙状图形;湖广的郢阳府也是如此。这些不规范之处在法国藏本中均不存在。当然法国藏本中也出现有韩国藏本中不存在的错误,如陕西平凉府的固原州,法国藏本没有采用椭圆形的标识符,而是采用了县级政区的矩形框。在名称方面,韩国藏本的数量明显要少于法国藏本,法国藏本出现的大部分巡检司在韩国藏本中没有标记,而一些府附属县在韩国藏本中也缺失,如附属浙江嘉兴府的秀水县和嘉兴县、附属湖州府的乌程县和归安县、附属金华府的金华县、附属严州府的建德县、附属衢州府的西安县以及附属绍兴府的山阴县和会稽县等均不见于其所在府的标示框中。

除此之外,两本对地名的记录存在一些互为错误之处,由于所见到的法国藏本图版不够清晰,因此也只能作部分比对,为方便说明,将比对后的一些情况列表如下:

所属高层政区	所属府	韩国藏本	法国藏本	备注
浙江	杭州府	宁海县	海宁县	当为海宁县
		长安县	长安驿	查无长安县
	嘉兴府	西水县	西水驿	查无西水县
		康德县	康德驿	查无康德县
	台州府	山居县	仙居县	当为仙居县

湖广	汉阳府	汉口镇	汉口巡司	
	承天府	京江驿	京山县	查有京山县
		潜江驿	潜江县	查有潜江县
	襄阳府	襄阳	襄阳县	
		宜城驿	宜城县	查有宜城县
	黄州府	蕲州卫、蕲水县	蕲州县	查有蕲水县和蕲州卫
		临皋县	临皋驿	查无临皋县
		黄梅驿	黄梅县	查有黄梅县
	荊州府	雅滋县	松滋县	查为松滋县
	岳州府	音化县	音化驿	查无音化县
	长沙府	湘潭县	湘潭县	当为湘潭县
		相阴县	湘阴县	当为湘阴县
		浏阳县	浏阳驿	查有浏阳县
	辰州府	江口县	江九驿	查无江口县
	永州府	建平县	建平巡司	查无建平县
四川	成都府	罗江县	罗江县	当为罗江县
		崇宁州	崇庆州	当为崇庆州
		彰明县	彰明驿	查有彰明县
	顺庆府	蓬溪县	蓬溪驿	查无蓬溪县
	叙州府	洪县	珙县	当为珙县
		定远驿	定远县	查有定远县
		南天驿	南川县	查无南川县
	龙安府	龙安州	龙安府	
		石川县	石泉县	当为石泉县
	潼川州	中江县	中江驿	此州为直隶州，查有中江县
	眉州	涪州	眉州	
	嘉定州	凌云县	凌云驿	查无凌云县
	雅州	邛州	雅州	
		荣经县	荣经驿	查有荣经县
		定廉县	定廉山	查无定廉县
广东	潮州府	武宁县	普宁县	当为普宁县
		潮阳县	潮阳县	当为潮阳县
	肇庆府	庆德州	德庆州	当为德庆州
	高州府	吴州县	吴川县	当为吴川县
	琼州府	多阳县	多阳驿	查无多阳县
		永丰县	永丰驿	查无永丰县

广西	桂林府	桂林县	临桂县	当为临桂县
		宁义县	义宁县	当为义宁县
	庆远府	那州	那地州	当为那地州
		河池县	池河县	河池县弘治十七年升为河池州
	梧州府	鬱林州	鬱林州	当为鬱林州
	南宁府	驼柴县	柴驼驿	查无驼些县
	太平府	平安州	安平州	当为安平州
	凭祥州	凭祥县	凭祥州	成化十八年由凭祥县改为凭祥直隶州
云南	大理府	登川州	邓川州	当为邓川州
	永宁府	永平府	永宁府	
	孟良府	孟良府	孟浪府	此府为御夷府
	孟定府	孟定州	孟定府	

归纳上表中所见,大体上两本所记录地名的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一、韩国藏本记为县名,在法国藏本中为驿站名,如韩国藏本中的西水县和康德县(属浙江),在法国藏本为西水驿、康德驿;二、韩国藏本记为驿站名,而法国藏本则为县名,如韩国藏本中的京江驿和潜江驿(属湖广),在法国藏本则为京江县、潜江县。以上两种情况,虽然通过考察,发现多数是韩国藏本出现错误,但也有法国藏本出错的地方,如法国藏本在湖广黄州府记有蕲州县,而此县明时期并不存在,韩国藏本则记录为蕲水县,另有蕲州卫,正确。三、名称文字有不同,这种情况多数也是韩国藏本有错误。如浙江杭州府的海宁县在韩国藏本误为宁海县;台州府的仙居县在韩国藏本误为山居县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如在湖广韩国藏本没有法图国藏本的汉口巡司,但却有汉口镇。总体看来,两本地名上的不同为数不少,尽管双方互有对错,但是相比而言,还是韩国藏本存在的错误较多。

最后是海岸线、山川和岛屿的绘制。基本上中国沿海海岸线的大体轮廓类似,不过细部还是存在差异。以渤海湾、莱州湾一带为例,韩国藏本中大清河由西至东入海,法国藏本则是在高苑县折而向北入海;另外,韩国藏本天津卫与陆地连接,而法国藏本则单独绘制出一岛屿(参见图7-8)。山川方面,也多有不同。以黄河源及其北部河道沿线一带为例,法国藏本所绘制的河道东部山峦明显要多于韩国藏本,且更具有巍峨感;岷山西部的黄河河道在“复合为水,始分清浊”和“分为九派”文字说明附近,韩国藏本中特别绘有多条细流,法国藏本则无;法国藏本所绘制的西部沙漠向南延伸到前述岷山西部的黄河河道附近,且有“大流沙”的说明文字,韩国藏本在“蒲昌海”附近便偏向西南,也不见“大流沙”三字;法国藏本将看似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绘制为与黄河源相通,



图7 渤海湾、莱州湾一带(韩国藏本)



图8 渤海湾、莱州湾一带(法国藏本)

韩国藏本则不然。再如朝鲜半岛内部的河系,两本也多有不甚相同之处。至于岛屿,很明显,日本列岛绘制不同;琉球国和小琉球的绘制也不同,法国本绘制有陆地和山,韩国本则仅以山来表现;而黄海北部海域的岛屿,韩国藏本明显要多于法国藏本。(参见图9-16)

三

此图的名称,最早发现法国藏本的德东布将之定名为“1594年王洋的中国图”,不过任金城、孙果清指出,根据图右下角最后一段文字,可知图并非王洋题识的《舆地图》原图,而是朝鲜人根据此图摹绘增补绘制而成的,因此将之名为“王洋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①。对此,韩永愚以为此图为

^①前引任金城,孙果清:《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第1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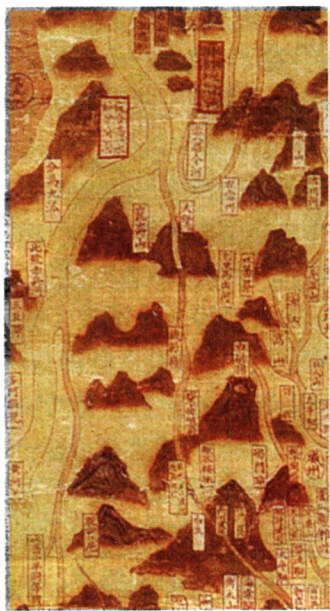


图9 黄河源及其北部河道沿线(法国藏本)



图10 黄河源及其北部河道沿线(韩国藏本)



图11 日本列岛及其附近(法国藏本)



图12 日本列岛及其附近(韩国藏本)

韩国人所制作,应当被称作“韩国本輿地图”^①;而全伍罗在她的硕士论文中将法国藏本称为“韩国本輿地图”,将韩国藏本称为“朝鲜本天下輿地图”,但没有说明何以如此命名。《韩国古地图》对该图图版也是以“朝鲜本天下輿地图”命名。笔者以为,根据说明文字,此图名为“王泮题识《輿地图》朝鲜摹绘增补

①前引韩永愚:《<프랑스 국립도서관 소장 韓國本 輿地圖>에 대하여》,第1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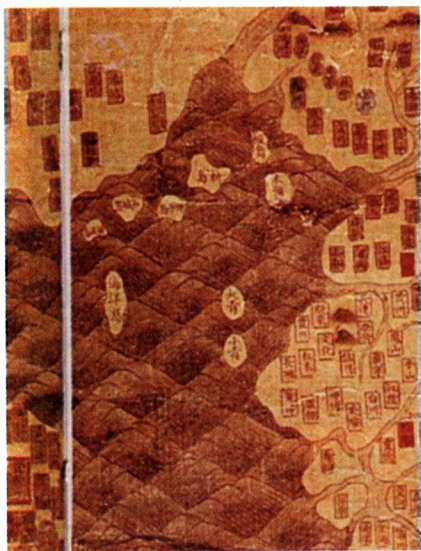


图 13 黄海北部海域岛屿(法国藏本)



图 14 黄海北部海域岛屿(韩国藏本)



图 15 朝鲜半岛洛东江上游水系(法国藏本)



图 16 朝鲜半岛洛东江上游水系(韩国藏本)

本”最为合意,图为半岛朝鲜时代的作品,称为“韩国本”不妥,与此同时,其所“因”原本名为“輿地图”,而非“天下輿地图”,所以名为“朝鲜本天下輿地图”也不合意。现今发现的两本分别收藏于法国和韩国,故分别将之称为“王洋题识《輿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法国藏本”和“王洋题识《輿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韩国藏本”比较合适。

关于该图的绘制时间,任金城、孙果清根据图中的说明文字分析可将之分成前后三个版本:“輿地图甲”即“白君可氏”得岭表之原图;“輿地图乙”为白君可“钺梓以传”的王洋题识印本;“輿地图丙”即今所见之图。从王洋的题识文字可确认“輿地图乙”刊印时间为万历二十二年,即 1594 年。而“輿地图

甲”的绘制时间,任、孙两氏例举没有反映在图中的万历三年(1575)以后的一些府县建制后,认为这一年是其绘制的最晚时间;同时他们还指出图反映的最晚建制是隆庆三年(1569)改名的贵阳府,故将图绘制的最早时间定在1569年。但是,图本身并没有囊括所有府、州、县名,因此,例举图中没有出现的万历三年以后的建制来说明此图最晚的绘制时间逻辑上说不通,因为同时还存在一些万历三年以前的建制没有出现在图中的情况,如隆庆三年,广州惠州府增设的长宁、永安县等在图中均不见。至于图绘制的最早时间,事实上,我们在图中还发现了万历十一年(1583)由金州改名的兴安州(属陕西)以及万历十四年(1586)析建水州而置的宁远州(属云南临安府)。因此,“舆地图甲”最早的绘制时间更应该定在1586年,因为王泮印本刊于1594年,所以,“舆地图甲”的绘制当是在1586年到1594年之间,如此白君可所见之原图是在其刊印“舆地图乙”前不久绘制的,这与王泮在题识中论此图“幅员形胜举在目前”是吻合的。

再说“舆地图丙”,即我们目前所看的图本。摹绘者在说明文字中写到:“今因是图(王泮题识印本),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则两京及十三省、府、州、县、卫、所互有增减,依此略正约于一。附以我国地图,以见天朝一统之大,于今为盛也。”任、孙两氏对此以图中存在不少错误强调朝鲜摹绘者绘制地图的中国部分时其实并没有“略正约于一”,而只是照搬照绘王泮题识印本。韩永愚则以木版本和彩绘本存在区别、以及上述说明文字的内容强调摹绘者做了很大的修正。我们通过之前比对韩国藏本和法国藏本看到,两本所绘制的中国部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些不同,所以看来朝鲜人在摹绘中国部分时并不只是照搬照绘,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不过这种改动从比对两本的情况看应该主要是在山川等一些形象化的绘制和色彩的运用上,基本属于韩永愚所说的木版本和彩绘本的区别范畴。两本总体的地理轮廓和行政区划范围相同,而从所记录的地理信息看,虽然双方互有对误,但除了韩国藏本没有法国藏本中的大部分巡检司内容外,其他的地名内容相差不是太多,包括驿站名和县名互换在内的一些错误看起来更像是摹绘者的失误。

那么说明文字为什么要强调其“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则两京及十三省、府、州、县、卫、所互有增减,依此略正约于一”?实际上,笔者以为此说明是针对图上端列举的奴儿干都司卫所名称以及图右下角三段文字中的第一段说明而言的。从没有缺损的法国藏本看,其上端列出的奴儿干都司卫所名称共有204个,与《大明一统志》记录相同。而两本图右下角第一段说明列出的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一些统计数据中,省府至京师的距离以及(省府)应缴纳的粮税数与摹绘者说明文字中所提及的《明一统志》和《大明官制》基本

相同^①,不过府、州、县的数量与上述两书的记录不同,同时与王泮题识中的数据也不相同,这些数据源出于何处还有待考证。图本并没有绘制出所有的府、州、县和都司卫所,因此,推测这两段说明才是摹绘者所谓“略正约于一”的文字。

基本上,通过这两本摹绘增补本,我们能总体了解王泮题识印本的情况,包括其形象化的山川绘制样式^②、所采用的地理符号标记和记录的地理内容等。从法国藏本绘制有韩国藏本中基本没有的巡检司地名内容看,法国藏本或更接近王泮题识印本原本,原因是朝鲜人摹绘时不可能增加这部分的内容。而韩国藏本在黄海北部海域增加的岛屿当是朝鲜摹绘者的手笔,因为明清交替之间,朝鲜使臣多次从海上入明朝贡,对这一地区的岛屿情况朝鲜人颇为熟悉。朝鲜朝贡使团由于后金势力在辽东地区的兴起,自1621年寻海路入贡,先是登州路线,1629则改在觉华岛登陆^③。韩国现存这一时期的航海朝天录和朝天图对朝贡使团在海上经由的岛屿多有记录^④,韩国藏本此处多增加的岛屿恰恰都是使团航海路上的必经之地^⑤。此外,我们在前文两本的比对中看到,韩国藏本的不规范和错误之处甚多,如南阳、宁波、重庆等府的符号标识问题,将“四川”写成“泗川”,等等,如此情况,该图不太可能为朝鲜官方制作。从双方互有错误的地理信息看,不考虑包括“县”、“驿”名称互换在内的一些极有可能是笔误的内容,其他更多看起来还是韩国藏本作了一定的修正,如前述图右下角第一段文字中的府名情况,再如韩国藏本将法国藏本在湖广黄州府所记蕲州县改记为蕲水县、蕲州卫,而且韩国藏本也不像法国藏本那样错误地将金沙江绘制为与黄河河源相通,等等。所以,笔者推测韩国藏本可能是法国藏本之后的非官方摹绘增补本。

朝鲜摹绘增补本的绘制时间,任、孙两氏虽然误定为1603-1626年间,不过他们也指出可以通过朝鲜和日本部分的地名再加以判断。对此韩永愚分析

①实际上,《明一统志》和《大明官制》中的相关记录本身也颇多类同,不同之处,图本的说明确更多依据《明一统志》的记录,如北京至南京的距离,《明一统志》记为三千四百四十五里,《大明官制》有两个数据,三千四百四十里和三千四百一十五里,图本即为三千四百四十五里;山东济南府的粮税数《明一统志》为“八十五万一千六百石零”,《大明官制》为“八十五万一千零”,图本说明为“八十五万一千六百石零”。

②图中中国部分和朝鲜半岛部分的山脉绘制明显不同,中国部分的山脉都以较独立的山峦形式表现,而朝鲜半岛则以连续不断的山丘来表现。

③《增补文献备考》卷一七三《交聘考》七,东国文化社,1957年,下册,第65页;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录线及其变迁》,《历史地理》第21辑,2006年,第264-268页。

朝鲜半岛地名后指出,图中黄海道的牛峰县和江阴县在1652年设置金川郡时废除,故图当是在1652年之前完成;而图中庆尚道的慈仁县在1637年设置,所以这一年应该是图制作时间的上限。他同时认为,1636年“丙子胡乱”之后到1644年清入主中原,朝鲜上下充满“反清崇明”思想,此图当是这一时段所制作,以表现朝鲜对明之义理^③。然而,朝鲜的这种观念在清入主中原之后的很长时间都存在,孝宗也因此积极倡导“北伐”(清朝),所以,把1645-1652年排除出该图绘制的时间范围,这种看法缺乏说服力。笔者以为把该图的制作时间定为1637-1652年间才是合理的。

“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是现存不多的17世纪初东亚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在地图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④。它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东亚地图所具有的形象化特性和作为中国周边的朝鲜对该地区的地理认知,此图不仅保留了16世纪末现已不存的“王泮题识舆地图”的内容,同时还提供了17世纪上半叶朝鲜、日本的地图资料。而韩国藏本的发现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多了解此摹绘增补本的具体情况,而且也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东亚地图学的特点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图同时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朝鲜半岛作为连接中国与日本的重要通道,在东亚文化交流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他们留下的地图资料值得关注。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①相关朝天录和朝天图资料包括赵澣的《癸亥水路朝天录》、李民晟的《朝天录》、洪翼汉的《花圃朝天航海路》、金尚宪的《朝天录》、崔德海的《东槎录》以及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航海朝天图》等。根据林基中的调查,现存这一时期的水路朝天录27件,航海朝天图4件。(韩)林基中:《17世纪的水路〈燕行录〉与登州》,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57页。

②韩国藏本在这一地区所标绘的岛屿有椴岛、薪岛、车牛、獐子、鹿岛、石城、长山、广鹿、三山、平岛、铁山嘴、鼈机(作者注:当为鼈矶)、庙岛;法国藏本则标绘有椴岛、本浦岛、薪岛、獐子岛、石城岛、广鹿岛、海洋岛。本浦岛及海洋岛均非朝贡使团的经由之地,这应该也是韩国藏本没有标绘出这两个岛屿的原因。

③(韩)韩永愚:《〈프랑스 국립도서관 소장 韓國本 輿地圖〉에 대하여》,第139页。

④现存这种类型的世界地图,年代早于该图的只有明代的《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輿地图〉》以及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华东輿地图》。